

比亚兹莱 与《莎乐美》

□陆小鹿

我是在一个读书沙龙上知道奥勃里·比亚兹莱的——

2017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中文影印本。这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文学季刊,出刊于1894至1897年。虽然杂志只持续了四年时间,累计出版了十三期,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比亚兹莱,时任这本杂志创刊时的美术编辑。他为杂志插画了不少黑白图,充满比氏的思想、诗意图象。许多中国文人看了后纷纷粉上他,梁实秋这样评价他:“把玩比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死灰复燃。”叶灵凤不加掩饰赞美他:“我一向很喜欢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插画家比亚兹莱的书籍装饰画和插画。”鲁迅甚至自费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并高度赞扬他:“没有一个艺术家,作为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声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一般广阔。”而我家乡的艺术家,插画家冷冰川也曾说自己的墨刻画受过比亚兹莱的影响。

可以说,在艺术道路上比亚兹莱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独树一帜的画风,融合了拉斐尔前派、日本浮世绘等流派的精华。他用黑与白、线与面、简与繁,赋予人们一种奇异的审美心境。人们发现,比亚兹莱的画那么富有特色,在美的表象形态下暗藏着抽象式精神的腐败,比亚兹莱创造出用变形的美来描写罪恶的绘画方式。除了《黄面志》,他还留下《亚瑟王之死》《萨沃伊》《莎乐美》等著名作品。

关于《莎乐美》有段趣闻。1893年,王尔德的法文独幕圣经剧《莎乐美》出版了。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比亚兹莱,并在扉页上写道:“九三年三月,赠奥勃里,你是除我之外,唯一了解那七种面纱之舞,并能看见那不可看见的舞蹈的艺术家。”比亚兹莱收到书后,以最快的速度读完,心情异常激动,选取了剧本中的高潮部分,倾其才华创作了一幅黑白装饰插图,题目是“约翰,我吻了你,我吻到了你的嘴唇!”其怪异的构图、神秘的线条、让人心惊肉跳的视觉观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质疑。有争议有特色就有市场,比亚兹莱因此也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

彼时,英国出版商决定出版英文版《莎乐美》,并请比亚兹莱画插图。比亚兹莱读了英文版后,觉得此版错误百出,不能表达王尔德原著法文版的精神,一时技痒难耐,便主动向王尔德提出由他重新来翻译英文版。然而,比亚兹莱费力翻译出来的英文版本王尔德并不领情,最终还是启用了初译本。比亚兹莱的虚荣心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决心要用超凡的绘画艺术来取代被打击的文学自尊。

他精心构思绘制了各种形态的莎乐美,线条简洁优美,配以浓重的黑块,留有大量空白,引导人们去寻觅画中的内涵和寓意。值得玩味的是,他还多次将王尔德的形象画入画中,且这几幅画中的王尔德的形象并不美观,像是故意跟王尔德挑衅似的。

1894年3月,由比亚兹莱担任装帧设计和插图作者的英文版《莎乐美》出版了,在伦敦引起轰动效应,比亚兹莱由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不出所料,王尔德恼火极了,指名道姓批评比亚兹莱的画风与他的剧本内容毫不相干,他说:“比亚兹莱画的那些画太日本化了,而我的剧本是拜占庭风格的,与我的剧本文字内容真正是‘风马牛不相及’”。比亚兹莱理直气壮地回敬道:“插画是绘画艺术中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没有必要成为一种文字的图解,再去表现一个作家已用文字描述过的东西。”仔细琢磨,比亚兹莱的话没错。插画不必是文字的附属,它应该是文字的锦上添花。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按在比亚兹莱身上是做到了。青年成名,前途无量,上帝赠予了一份天赋厚礼给他,只是,没再能附赠他一份健康。这个7岁就患上肺病,一生笼罩在死亡阴影里的艺术天才,26岁那年就因病早逝了。

假如,假如他能够活得长寿一些,且不说活到80岁,哪怕只活到50岁,我想比亚兹莱完全可以在插画界做出更大的成就,给人类留下更多的瑰宝。只可惜,世上根本没有假如,未及而立之龄的才子,生命匆匆谢幕,艺术就此搁浅,只徒留世间一声叹息。

310

丰臣秀吉死后,大好江山为德川家康夺去。不过,在秀吉的老巢大阪城,仍有百姓在秘密供奉着他,直到德川时代终结,才正式称为丰国神社(小说《丰臣公主》甚至设计出这样的情节:丰臣家族的后裔一直得到大阪人的庇护,到了明治时代,凭着对天皇政府的财政支援,他们更获得秘密许可,成立了地下的独立共和国,直到今天……)。

与此相似,元末张士诚在江南一带称帝,为朱元璋的两大敌手之一(他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也因此缺乏强悍的政治意志和军事力量),战败被俘后自杀。而苏州人一直对张

士诚有点怀念,据说民间借着佛教地藏节(七月三十日或廿九日)烧地头香来祭奠他。

说起来,秀吉天下被夺,并不值得同情——他的天下本也是从织田信长那里篡夺来的,况且德川家康比他更为稳健一些。但张士诚跟朱元璋就大有不同了,他出身私盐贩子,比朱更重视商业,也更重视文人,若换了是张士诚天下,明清(当然那样就不能叫“明清”了)的经济繁荣想必会更早出现吧。

311

有人常怀念精英的时代。欧洲近世以来,贵族阶级已趋解体,但贵族精神犹存,知识分子仍有高人一等的自负;日本近代则是武士阶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四零



新书快递

我的小阳台四季有花

王清欢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养花入门的书,作者把自己这些年的养花经验做了整理,从自己小阳台的春夏秋冬开始。她从植物的原生环境说起,并逐步解读如何挑选合适的花盆、园艺工具,如何修剪植物,怎么正确摆放室内绿植,家中有猫狗的家庭应该采购什么花卉。本书旨在让你发现园艺的神奇魅力,园艺是人和花、人和园之间的机缘相遇,这种相遇让本来只有颜色和香气的花和园有了温度。

扫鼠岭

呼延云著
新星出版社

十年前,西郊发生导致四人死亡的连环凶杀案,当未满十八岁的周立平被捕之后,所有人都认定他就是真凶,只有在专案组协助调查的警官大学生林香茗坚持认为,周立平只对最后一起案件负责。周立平最终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年后,深夜的扫鼠岭上,废弃地铁站的隧道风亭里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员在风亭底部发现了多具尸体,监控视频、现场物证都显示,制造了这起惨案的正是被释放不久的周立平,这一回,又有谁来替他洗清不白之冤呢……



猎巫:塞勒姆 1692

[美]斯泰西·希夫著 浦雨蝶、梁吉译
文汇出版社

1692年的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沫……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很快,恐慌蔓延至整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猎巫运动。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出卖彼此,牧师、富豪、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运动历时九个月,二十余人最终惨死,另有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师。风浪平息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 顾洁、王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美国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2013年到2017年的访谈集。在这些访谈中,乔姆斯基讨论了他对“反恐战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分裂、中东问题的和平前景、美国选举制度功能失调、核扩散和气候危机对人类构成的严重威胁,以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等问题的看法。

反读书记(一一零)

□胡文辉

级式微,但下层武士却焕发出激情,主导了幕末到明治的历史大变局;即使封建制度早已远去的中国,也依赖科举制维系着士大夫传统,入民国后,文化人仍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

在精英时代,知识分子容易被视为英雄,也容易自视为英雄,故有参与现实、改造世界的志气。马克思所谓“哲学的问题是认识世界,但关键是改造世界”,很可代表这种态度。但二十世纪二战以来,则是大众的时代,也是平庸的时代,任何个人皆无足重轻,知识分子已泯然众人,无论是否甘心,都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了。——形势比人强,这首先是形势决定的,而知识分子也已接受了这种形势。

俱往矣,“改造世界”的豪情!

高罗佩《断案集》 译后记(下)

□张凌

此书的英文本与荷文本之间存在一些细节差异。荷文本《狄公六案》出版于1961年,时隔五年之后,高罗佩先生在出版英文本时,对这六篇旧作做出了一些修改。然而《五祥云》与《雨中客》两篇的情形正好相反,即英文本先出,荷文本后出,其荷文本定稿于何时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出版日期确实晚于英文本,对比之下,不难断定荷文本当是修改后的定本。正是因此,对于这两篇,译者经过考虑,最终选择在不同之处依荷文本并加注说明。特此感谢于鹏先生提供荷文本《狄公六案》与《五祥云》。

关于英荷文本之间的差异,在此不妨赘述几句。作家修改旧作,总会令读者和研究者格外起兴,因为从中或可窥见作者在创作思路与手法上的变化发展轨迹。至少对于译者本人而言,这一发现确是一个绝大的惊喜。就目前所能搜求到的资料来看,以《御珠案》《猴与虎》《断案集》中的改动之处最多,究其根本,大致可分为两类状况。一是有关年代和日期,这些细节的修订,多是为了使小说内容与中国史实更为相合、更少出入,而且各书之间也可彼此照应、互为印证。比如《御珠案》中的几处重要修改(详见《御珠案》译后记),还有书中提到的五十多年前朝廷废止用活人祭祀的血腥风俗,在《雨中客》一篇中亦有提及;《暮之虎》中一百年改为五十年,其思路与修改《御珠案》应是一样,即为了将年份限于唐代以内,从而避免上溯至前朝。二是有关人物性格的刻画,显示出作者曾进行过重新构思,并做出了相应修改。比如《太子棺》中狄公与潘百长会面的内容,英荷文本中的叙述大不相同,对比之下,明显可见荷文本过于简短粗略,且说服力不足,而后出的英文本则更加合乎情理,描摹得也更为细致。由于高公重在以形写神,因此这方面的修改,多是集中于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上,以此来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与心理。在《暮之虎》和《雨中客》中分别删去了关于凶手神态的描写,或可反映出作者尽量赋予人物更多的尊严感,并不赞成刻意丑化。《晨之猿》一篇略微特殊,作者曾做过整体性的调整,在故事情节、叙事顺序和人物设置上有多处增删改动,甚至因为文字内容的变动而改画了插图。凡此种种,足见高公在写作与出版上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除此之外,还有涉及作者个人经历的改动,比如《太子棺》中的“他(桑参将)的手下军兵由高参将负责接管”,为何在六年之后要平白加入这么一句呢?窃以为此篇中的桑参将,其原型便是高公第一次赴日工作时的上司、荷兰驻日本公使帕布斯特将军,二人曾共事七年,相处得极不融洽。1958年,高公写作此篇的荷文本时,尚在黎巴嫩担任荷兰驻中东公使,而1967年英文本《断案集》出版时,高公已升任荷兰驻日本大使,所谓“负责接管”,也是其来有自,思之不禁令人莞尔。

《断案集》是“新系列”的最后一部小说。高公原将此书定为收山之作,并附有作品年表。后来,在出版社的要求下,他又写出了最后两部作品《项链案》《中秋案》。这两部小说与《暮之虎》一样,皆是狄公独自一人探案的故事。

2019年9月